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The Demora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西方文化的终结

[英] R·W·费夫尔 (R.W.Fevre) 著
丁万江 曾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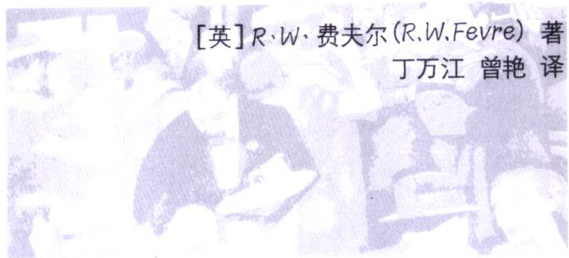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The Demora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西方文化的终结

〔英〕R·W·费夫尔 (R.W.Fevre) 著

丁万江 曾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的终结/[英]R. W. 费夫尔著;丁万江,曾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
(现代思想译丛.第三辑/吴源主编)
ISBN 7-214-03674-6

I. 西... II. ①费... ②丁... ③曾... III. 道德-
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8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192 号

The Demora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Copyright © by R. W. Fevre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copyright ©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4-063

书 名 西方文化的终结
著 者 [英]R. W. 费夫尔
译 者 丁万江 曾 艳
责任编辑 蒋卫国 都 健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74-6 B·8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齐格蒙特·鲍曼

这是一部关于萦绕于我们许多人心中的忧虑的著作。这种忧虑就是我们对共同的社会道德标准的关切：善良、同情和怜悯被弃若敝屣，而暴行、冷淡以及对人类的苦难和屈辱的麻木不仁却随处可见。这也是一部关于“常识”的著作。常识是一种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之骄傲的基本感官属性，但（正如拉尔夫·费夫尔在本书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被运用在错误的场合和时间，常识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危险的工具。这两个主题在本书中并行发展，共同寻找一个神秘问题的答案。许多哲学家都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但是至今没有找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良好的意愿总是导致相反的结果，人们共同的道德品质总是有诸多令人不满之处，人类世界总是违背其造物主的意愿，拒绝仁爱 and 友善？

睿智的法国哲学家布拉斯·帕斯卡早就说过，心灵自有不为理性所知的理由。三个半世纪过去了，理性仍然拒绝接受帕斯卡的观点的真实性，即理性应该承认自己在心灵方面的无知和无能。费夫尔所揭示的“常识”错误在于它与理性有着相同的错觉：理性自命不凡，自认为全知全能，有权对人类行为和情感的各个方面指

手画脚,有权宣布与其不一致或服从于另一权威的所有裁决无效。我们的常识——当今时代的常识——否认一切不能衡量、计算和被证明为实用的事物的合理性,藐视“纯粹的情感”。的确,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和心情——根据定义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情感显然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而且很少能被一个人们认可的权威所鉴定;所以情感代表的正是常识的对立面,即一切为了使思想和行为“具有合理性”而需要回击、压制并从思想和行动中“清洗”出去的东西。

可以肯定,日常生活中有许多领域对常识这种清醒的、非情感性的和可计算的立场来说是恰当的场所,并且的确需要这样的立场。常识对这些领域赞许有加,并且有意成为这些领域中的普遍原理。列举出这样一些领域并非难事。最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还是将我们的知识兜售给潜在的雇主,这都与理性有关。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上,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而且商品的定价可以相互比照,这样就可以几乎无误地计算出得失。只要“为了金钱”,购物老手就会“讨价还价”,甚至计算出他们获得的价值。理性在其他场合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仅需寻求最有效的工具时;或者当我们已经决定去哪儿旅行,并寻找最便捷、最清静的旅行路线时,理性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然而当我们把理性请到它的家园以外的地方,让它在那里为我们指引方向时,它就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局促不安,茫然若失,于是麻烦就开始了。

我们从费夫尔的这部著作中了解到,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常识与情感——其实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它们都是用以“理解”我们行为,将合理的(“有用的”、“有益的”、“恰当的”)行为与不合理的(“无用的”、“有害的”、“不恰当的”)行为区分开来的工具。但是,正如费夫尔在本书中始终坚持的那样,某些范畴的行为

更适合用一组而不是另一组标准去判别。混淆范畴会起误导作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费夫尔说:“本书提出,使我们不幸福不满意的非道德化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将理性运用在错误的场合。”在某些情况下,情感“更适合于那些正在为人们所理解的事件以及随之做出的决定”,“当常识在这些情况下取代了情感”,那么常识就“处在了错误的场合”。

在这些情况下,最高荣誉属于道德行为——那些可以是“好的”或是“恶的”,而且行为者知道其可以是“好的”或者“恶的”的行为。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行为是一种选择;更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是行为者的责任。行为者对其行为后果对另外一个人的完整人格、尊严和幸福产生的影响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尽管可以理解的是,回避责任是许多行为者觉得难以抵御的一种诱惑,但行为者不能以任何方式将自己隐藏在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威——包括“公正无私的”逻辑判断——的身后寻求庇护。在“道德情感”以外寻找照顾他人需求的“好理由”,即帮助他人免于痛苦和羞辱,保护其人格尊严的冲动,是毫无意义的。“这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她做了什么值得我帮助她?”“有什么理由让我为她服务?”“我做出的牺牲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呢?”这样的问题在签署合同和进行商业交易时是很正常的,但在道德行为中(更不用说在道德行为之前)却是完全不恰当的。当人们在道德范畴中行动时,这类问题压根儿就不会被提出来,一旦提出,人们的行为就不再属于道德范畴了。

你可以以利益为标尺将自己的许多行为“理性化”,但在使道德行为“理性化”时就必须把道德行为的道德内容清除干净。道德行为就像帕斯卡所说的心灵一样有其自身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是道德行为所需要的惟一“理性”。另一个理性是常识的计算理性。当涉及到家庭生活、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等问题,或者看到他人在

受苦受难、人格尊严被剥夺、人权被侵犯时，这一理性是不应考虑的。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为常识所崇拜的理性却总想专权独断，拒绝其他理性“制衡”其对人类行为的统治。现代社会思想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指出，现代社会始于商业与家庭的分离。在此以前，商业受制于各种“非理性的”、“没有经济意识的”，而且肯定是“无利可图的”责任和义务。自从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扎下了根，商业就没有了束缚。它现在可以不再为“道德责任”烦心，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而且的确阻止了道德情感进入那些进行商业决策的烟雾缭绕（现在则是无烟的）的房间。现代官僚体制禁止情感干预决策和指令的执行；官员们在进入办公室时被命令将其个人的忠诚和承诺与他们的大衣和雨伞一起留在更衣室里。办公场所必须是“无道德领地”。一旦涉及到办公室事务，允许进入办公室领地的惟一道德是对老板和同伴的忠诚。

即使允许“商业精神”不受任何约束，它也没有按照韦伯“理想的”方式起作用。尽管人们没少尝试这样做，但各种道德情感、冲动、承诺和忠诚从未被完全压倒，从未被完全阻挡在商业事务之外：只要人还是人，或许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完全被窒息……人们被告知只听从上级的命令，只依照条例行事。然而，他们却常常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抵制一切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和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尽管管理层付出了认真的努力，“无道德空间”却并没有出现，也不能指望仅仅因为是来自上级的命令就都得服从。同样，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商业对道德意义上的个人来说并非福音。随着它的权力的膨胀、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占分量的日益扩张，在评价行为的恰当性时将道德情感排除在外的压力就变成了一股愈发强大——常常是压倒性的力量。

这可能是道德苦难历程的开始,但肯定不是结束,或许甚至不是开始的结束。自从韦伯将他对现代经验的总结付诸文字以来的几百年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企业已经不再通过管理层强行干预的方式和僵硬笨拙的官僚程序去追求利润、生产力和竞争力,它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途径。现在,对游戏规则的遵从往往由其他方式——由市场诱惑而不是指令性的条例规定,由广告而不是管理监督来保证。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的:“如果不能击败你的对手,那就加入他们的行列。”商业找到了一种方法去驾驭,而不是扼杀和消灭情感。我们现在再也不好意思像以前一样随意挥霍,因为不断有人告诫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孩子,对我们所爱的人的责任,提醒我们这些正是应当为他们做的。

然而,一旦进入了消费游戏,就没有什么能保持道德情感的生命力了。无论有多少消费者加入进来,消费都是一种典型的个人行为,与他人相互依存和关心他人的福祉是不可能成为消费的真正乐趣的。如果说消费主义从官僚管理层手中接过了使情感远离草率对待理性的恶果的任务的话,那么这个任务是找对了人。

工作场所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培养人类团结精神的沃土。无所不在的监视系统、严密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缺乏人情味的差使可能使目标对象感到痛苦和压抑(最终对实施者来说也不是特别“合理”),但是也激发了受害者的团结精神,赋予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力量”。现在的“外包”、弱化规章制度和责职的模式却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的情况是管理层进行管理和强化服从意识的任务正在日益淡化,而雇员们反过来越来越需要让老板相信他们比别人更适合这份工作,无愧于更优惠的待遇和更高的报酬。如果说常规惯例以有悖常情的方式加强了道德联系,那么常规惯例的缺位则割断了这种联系;这种作用是通过异化、分裂、分隔、割裂式的个体化

技术产生的。管理层退避到一边,将“项目”及其经济效益外包给具有自主权的小组,表面上这样似乎将雇员从吹毛求疵的管理条例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但是,这也使他们变成了相互之间的监督人,而且常常引发相互之间的怀疑和竞争,而不是团结。

在这些新情况下,过去对道德标准充满关心的常识就面临着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的秩序。常识曾经由一种“公正”意识默默引导;假定人们应该偿还债务、履行所承担的责任。松散的信任就植根于这一假设中。它是将相互之间了解甚少的群众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但它几乎无法监督(更不用说控制)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但是这一假设现在也站不住脚了:它一再遭到经验的直接否定,每次当公司的高层决定去别处觅食时,就会把清理他们身后的瓦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交给那些不便流动的当地人去干,从而使义务得不到履行,债务得不到偿还。信心发现自己的根基在动摇,长期的信任投资换来的似乎只是理性的独裁。“能抓住什么就抓住什么,能抓多快就抓多快。”似乎成了一条合理的原则——但这对道德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然而,常识遇到的麻烦并未到此结束。长期以来,高层人士如出一辙地处于腐败边缘,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撤消了管制的工作和就业领域中,要清楚地区分合法的特权和腐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种状况鼓励高层人士为了自己的工资、奖金和退職金而不择手段,同时促使所有其他人在公然的不平等背后嗅出了腐败的气味,认为不受道德制约的真正的贪婪就是为了个人成功而奋斗的惟一合理的策略。

费夫尔说明当常识被置于统领位置时,它是道德的一个蹩脚的向导;此外,我们的时代使得常识越来越难以作出决定,越来越难以将公共道德看作它需要为之努力的合理工程和恰当的目标。

费夫尔将常识界定为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支持者/反对者,从而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常识的观念在不断变化,道德冲动和直觉也在不断演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友好相处还是相互抵触,总是充满了风风雨雨。我们的道德标准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本及时的书,其主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希望本书的众多读者读后将受到启发,变得更加明智,行为更加慎重。这正是我本人读完此书后的感受。

2000年6月

前 言

本书是一部社会理论著作。社会理论寻求将许多关于世界的运作以及变化方式的不同证据吸收到一个概括性的解释中来,使以前理解得不太好的事情变得更清楚一些。除非解释的焦点非常重要,或者是一个重大问题,否则运用社会理论就是没有意义的。本书中需要运用社会理论来解释的问题是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现在在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最佳选择这一问题所感到的困惑。本书指出,这些麻烦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推理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这种推理方式叫“常识”,属于理性的范畴。它在 20 世纪中越来越多地主宰了我们的思想。本书中所运用的“常识”的定义或许不是读者所期待的那种定义,但是他们还是会理解本书对这种推理方式所作的解释,即为什么事实证明这种推理方式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至少迄今为止,比那些想要抵制它的人所提供的其他思想方式更令人信服。

为了支持这里提出的社会理论,本书收集了工作、艺术、性、宗教、政治合法性、生态学、民族主义和广告方面的信息,还有帮助我们理解事物变化方式的各种历史作为其论据。其中有些资料来自

其他的研究报告,有些则来自调查报告和民意测验,有些包括新闻阐释,有些是文化评论。但是,新的社会理论的提出都必须借用现成的社会理论。如果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理论体系的帮助,那么本书采用的所有资料都是不恰当的。对于大多数缺乏这一领域的经验和背景的人来说社会理论是难以理解的,但任何人,只要对我们为什么会有价值危机,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相似社会中关于道德的困惑中这一危机的表现形式感兴趣,都可以成为本书的读者。本书并没有按照常见社会理论的学术风格来写,也没有沿用此类著作的标准格式;例如,本书只用了极其有限的篇幅来说明其他作者的观点。许多优秀的非社会理论作者——哲学家、宗教学者、艺术/文学/建筑批评家和评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都思考过极端理性的影响和道德困惑问题。大多数作者将在每一章的注释——而非正文中提到。注释中提供了关于这些作者的详细文献信息,以便读者找到与社会理论相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

齐格蒙特·鲍曼是本书提及最多的作者。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他讲述了笃信一种特定的非情感的社会-科学语言对知识所产生的后果。这种语言的写作风格不太专注于传递一种客观印象,而是对在读者所关注的问题与最为博学的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更感兴趣。本书尽可能避免运用这种语言。在这一语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对社会科学“应该是什么”的更为深刻的认识。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这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解释了被他们描述为“公共哲学”^①的这样一种活动的必要性。与专业化的社会科学不同的是,公共哲学极其清醒地

① R. 贝拉、R. 马德森、W. 沙利文、A. 斯威德勒和 S. 提普敦:《心灵的习性: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承诺》(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附录:“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尤其是 299—301 页。

认识到它所运用的所有观念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总是认为这些观念不仅包括事实,还包括价值观。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贝拉等人说我们在“关系不甚明显的事物之间建立逻辑联系并提出复杂难解的问题”时才会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他们警告说,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作者和读者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对论点作出评价,因为他们也有责任进行“道德反思”^①。如果大多数读者读过专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我认为他们会像我一样,以极为宽慰的心情去拥抱这种责任。

^① R. 贝拉、R. 马德森、W. 沙利文、A. 斯威德勒和 S. 提普敦(前面所引用的书目),301---302 页。

致 谢

我花了12年多一点的时间才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大多数时间里,我的妻子莫·费夫尔尽心尽职地阅读了每一稿的每一个词。她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相信本书的写作计划是有价值的,并且没有完全过时。没有她的安慰和鼓励,我肯定连第一稿都无法完成;没有她和我的亲密交谈和争论,我根本就不会着手写这本书。事实上,之所以会有这本书,都是她惹的祸。

当我最终鼓起勇气决定将书稿交给一位社会学家时,我只敢求助于我的朋友菲尔·布朗和安德鲁·汤普逊。我知道他们会像我妻子一样和蔼可亲,给予我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建议和鼓励,本书就不可能继续下去。正是他们的安慰使我相信,我或许可以请齐格蒙特·鲍曼读一读原稿。他同意了,这令我非常高兴。他表现出与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宽怀大度,说服我增加了关于道德大辩论的内容。他本人对道德大辩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位阅读本书原稿的社会学家是弗兰克·富雷迪。他设法说服他的(现在也是我的)出版商相信我的书稿可以成为一本拥有广泛读者的书,对此我永远心怀感激。汤姆·奥斯本阅读了修改稿,提出了一些极富思想性的、细致和有趣的评论。我对他的评论

作了认真的考虑。汤姆似乎比任何其他人都能更好地理解我这个写作项目的目的,他鼓励我扩大研究范围。结果,我对本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包括删除一章,又添加了一章新内容(第11章)。后来的一系列改动是在我的编辑卡罗琳·温特思吉尔的帮助下完成的。她常常与我的观点相左,但她充满智慧、彬彬有礼、幽默风趣的建议大大地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并使我避免犯下可能引起误解或混淆本书目的的错误。

还有其他的同事和朋友亲人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阅读了部分书稿,我向他们谨表谢意。本书第8章的标题是我聪明的女儿娜塔莎·费夫尔帮忙想到的,我向她表示感谢——或许我很快就能还她的情。我的双亲吉娜和科林几乎没有阅读原稿,但他们提供了许多构成本书主干框架的思想和经历。在本书的关键之处,我发现我试图写到纸上的正是他们发出的声音。最后,我还应该向克劳迪亚·费夫尔表示谢意,因为她不愿意接受任何其他方式的感谢。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致谢	1
1 失落的视域	1
充满困境的时代	7
我们所了解的非道德化	13
非道德化与常识	21
本书的架构	30
2 乌托邦	34
“道德在理性的手中不安全”	35
科学与希特勒	38
大屠杀	52
3 抵制理性	58
非理性、迷信和新宗教	60
科学与自然的对立？	65
现代主义的终结	71

4 比尔·克林顿与民意测验	79
丑闻与斯塔尔的民意测验	82
民意测验	85
政治合法性与常识	95
结论	102
5 感情与感觉	104
情感的衰落	105
解剖常识	114
争锋相对的审美观	122
娱乐取代艺术	124
色情与感官刺激	128
结论	132
6 异性之间的爱与性	133
爱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还是问题自身的 一部分?	137
性别平等与性革命	148
忠诚与性欲	164
结论	170
7 一切都是相对的吗?	173
不同理解事物方式的等效性	176
神秘事物与神话,因与果	188
关于相对主义:解释方式的封闭性	193
死胡同: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	199
结论	206
8 冰淇淋式的头痛	209
一种理解类型	211
理解方式中范畴错误的必然性	218